

Langston Hughes

NOT WITHOUT LAUGHTER



美國蘭斯·休士作
夏征農·祝秀俠合譯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不是沒有笑的

長篇小說

的不沒有笑的

美國蘭斯·休士作

夏征農·祝秀俠合譯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No. 443

版初，十二，十 六三九一

1——1500

原著者	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印刷所
-----	----	-----	-----	-----

Langston Hughes	夏征農	余漢生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每冊實價

原书缺页

十三	聖誕節·····	一四二
十四	歸來·····	一五六
十五	一個一個的走了·····	一六四
十六	唯愛·····	一七五
十七	理髮店·····	一八二
十八	兒童節·····	一九一
十九	罰款十元·····	二〇〇
二十	嗨小西恩·····	二〇五
二十一	通知黑靈德·····	二一四
二十二	魂歸天國·····	二二六
二十三	泰比之家·····	二三三
二十四	一架簪·····	二四〇
二十五	賭場·····	二四六
二十六	生活之門·····	二五三

二十七	當心女人·····	一六〇
二十八	芝加哥·····	二七二
二十九	司機·····	二八六
三十	BLUES 皇后·····	二九一
	關於休士·····	三〇一

第一章 暴風雨

老婆婆海琪爾·維廉站在她的們口，望着太陽。西邊的天際，是一片疏黃般的黃色。太陽，一個血球似的慢慢地從樹林和屋頂後落下去。留在太陽後面的天空，被雲塊遮得黑暗。

『呵！暴風雨要來了，』海琪爾大聲地說。

一隻小雞從後院跑進一個沒有髹漆的鋼琴箱子的四方洞裏去，那是當作雞灣用的。一隻老母雞喔喔地叫她的小雞集攏來，帶這些小雞們走進這個大箱子旁邊的一個小箱子裏。空氣是十分平靜。綠色的蘋果樹上沒有一片葉兒抖顫，後牆上的牽牛花沒有一個花蕾擺動，空氣是十分平靜而且發黃，這悶熱，使得一個小孩站在門邊靠近她的祖母，他用棕色的手緊握着他外婆的圍裙。

『暴風雨要來了，』海琪爾說。

『我希望在沒下雨時媽媽便會回來，』這個棕色小孩子牽着老婦人的圍裙說。『我希望她回』

家。

『我也是這樣想，』海琪爾說。『但我想她是不能回來的。』

剛一會，大粒的水點，開始沉重地落在後院裏了，那兒每點雨濺射在地上，擊起了一小點一小點的灰塵。一會兒，雨點浙瀝地有力的落在屋頂上，像一陣連續的鎗擊，然後突然地停止了。

『進來吧，孩子。』老婆婆海琪爾說。

當這綠色的蘋果樹在風中搖動，一個小而硬的蘋果迅速地掉下在蓋着小雞的鋼琴箱子頂上時，她閉上了門。在廚房裏面差不多是黑暗的。這時海琪爾點上一盞油燈，這個小孩爬上椅子從四方窗子裏注視院內，後牆上的牽牛花籬上的花葉，被刮起來的風吹得彎屈下去。穿過這間大屋的門廊，坎尼第夫人的後矮門來往地響擊着，辛弟聽見她的垃圾桶打翻了滾進院子裏，蕃薯皮滿散在石階上。

『這定是可怕的暴風啊，』海琪爾說，她把燈芯捻高，把燈罩放上去。然後從窗門望出去，她瞧見烏雲扭結成帶子一樣的在西方的天空，這老婦人在突然的恐慌中尖聲地叫起來。

『這是旋風，這一定是旋風！』辛弟，讓我們趕快跑到葛特太太那裏去，因為我們這兒沒有地窖，趕快，孩子，我們去！趕快，孩子……趕快呀，孩子！』

葛特忙吹熄燈，抱着小孩子的手，她們一起衝過這間小屋到前面去。在這間屋裏是十分黑暗的，

但從客廳的窗上投出一種快要變成黑暗的煤食的慘淡的燈光。

『上帝救救我們，主啊！』

老婆婆海琪爾開了前門，但在她和這小孩移動以前，一種巨大粗暴的聲音，驟然振撼這世界，而且隨着使人耳聾的木頭相撞的聲音，她們瞧見她們的前面門廊，平空升起，急急旋動向外捲入天空，駛向高高的一團黑暗裏，這走廊不久便看不見了。黑風帶着可怖的勢力吹着，麻木了耳鼓。

一會，這間小屋顫動，搖蕩，和支支格格的响起來，好像是要倒一樣。

『幫我關起這扇門，』海琪爾尖聲的喊：『幫助我關上牠，上帝！』她用盡力量掙扎着抵住這扇被風吹回頭的開着的門，最後門是關上而且上鎖了。然後她坐在地板上用着她的背抵着牆，同時她的小孩子抖顫得像一片樹葉，當她把牠拉在她圍裙裏的時候，她囁嚅地說：『怎樣一種暴風雨……啊！上帝！……啊，我的孩子，怎樣一種暴風雨呀！』

他們能够聽見樹木的肢幹的摧折聲，當風掃過這屋頂，她的手臂更緊的圍繞着小孩。

『慈愛的主！』她說。『我不知道你的媽媽在什麼地方？或許她在暴風雨要來之前就動身回家了！』隨即又尖聲地喊：『憐憫我的安琪吧！啊！上帝，憐憫這孩子的媽媽吧！憐憫我所有的孩子吧！我的黑靈德，我的泰比，和我的安琪，所有她們可以逃出這陣暴風雨！啊！天。』

一道閃爍的電光裂開了黑暗，孩子開始哭泣。隨即雨湧下來了。老婦人不能聽見他抱住的哭著的小孩，小孩也聽不見他祖母的嘶啞的聲音，她當雨在黑暗中轟下來的時候便開始祈禱。有好些時候，雨水粗暴地在屋頂淋著，打擊在窗門上，到後來，這兩個人變成埋在沉寂裏。她們想著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或者已經準備發生，僅僅是大雨滂沱的聲音，充滿著這夜間空氣。

雨過後，月亮皎潔地光亮地昇起來，最後雲在可怕的天空裏消失了。星兒在暴風雨劫後的天上安靜地閃爍，當人們從他們的屋裏跑出來，開始去調查在日落時括起旋風所捲去的損失時，天氣是平靜的初夜。人們騎著馬，駛著馬車或者汽車慢慢地走著，經過這些廢物充斥的街上。救火車出動了，轟轟地駛去，救護車在遠處載出受傷的人，微弱的嗡嗡聲的聲音，可以聽得著。

海琪爾老婆婆和她的小棕色的小孩穿上她們的膠衣站在浸水的前院裏，瞧著她們住的沒有門廊的屋子，露台，梯子，屋柱，屋頂，統統被吹去了，沒有一點門廊的影子留下，前門敞開來空廓地一直通到後院。這是有趣的事。海琪爾笑起來了。

「旋風，她做了一件善事，」她說：「好像我從來不會有過門廊一樣。」

葛特太太從隔壁經過草地走來，她的嘴裏喋喋不休的滿是對於她的鄰居的同情。

「但是，要謝謝上帝容赦我們的生命啊！不然或許要更壞了，維廉姊，那或許要發生更重的災難

了！現在是，我沒有失掉比一個燈罩和兩個洗衣桶更多的東西，那些是放在後面院子裏的。幾株樹倒了也算不了什麼。我們正生活着，我們不是麼？我們的一些日子比那些樹更重要呢！」她的金牙齒在月亮下閃爍。

『對的，』海琪爾鄭重地贊成。『讓我們走到街上去看看，姊姊，看今晚上帝毀滅了或饒恕了什麼。上帝在暴風雨之後，給我們美麗的月亮，於是我們可憐的鳥類可以看到上帝對於一個罪惡世界的教訓。』

這兩個年老有色人種的婦人，在滿鋪着吹折下來的枝葉的濕路上，擇路而行。棕色的小孩跟着，他的眼睛東張西望地看着那些散在路上的小車，窗櫺屋頂和樹枝。大批的人出來了，有些站在臺廊上，有些提着燈籠從各街道上收拾有用的什物，有的驚呆地扭着他們的手。

靠近這角落一堆人肅靜地集攏起來了。

『賈維特夫人死了，』有人說。

『主救救吧！』海琪爾突然地叫着，葛特太太同樣地叫。

『賈維特先生和夫人都死了。』一個強壯的年青的白種婦人爲這新聞所興奮，加上說。『我們住在他們隔壁，他們的屋子完全掀轉了！貼近我們，碰倒我們的圍牆。』

『可憐，』這兩個婦人說，但是辛弟却離開他的祖母擠到羣衆外面去了。他繞着這角落跑到那他能看到不幸的賈維特的翻倒了房子的地方。

賈維特是良善的白種人，海琪爾常常說，而現在他們的精製的住宅如一所傀儡的宅第一樣，躺在那邊，破碎的家具毫不關心地被撒滿在這濕地上——而且他們死了。辛弟看見一架鋼琴平坦的倒在草地內，象牙鍵在月亮下好似露出的牙齒發着光，這奇異的景象，使他小小的身體發抖，於是他趕快轉身穿過羣衆去找尋他的祖母。當他轉角時，他聽到一個婦人在那大房子那邊歇斯里的亞地的綫泣。他的外婆早就不在那離開他所站的地方，然而他找到了葛特太太，握着她的手。她是站在那些興奮的白種婦人和黑種婦人的一羣當中的。一個脆弱的老婦正在以一種高亢的堅決的聲調說她在她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似這樣的旋風，在堪薩斯，你相信她已經住在這裏繼續七十三年。葛特太太很興奮地也喋喋不休，開始告訴他們她怎樣知道了旋風要來，她瞧見天空變青的時候便衝入了地窖。直至雨止了她還沒有上來，她是這樣地被嚇怕了。當辛弟用力拉她的手的時候，她是正在興高彩烈說她的恐怖。

『我婆婆在那裏？』他問着，但是，葛特夫人沒有停止談鋒來回答他的問話。

『你找誰，孩子？』最後白種婦人中的一個彎下她的腰問，在他好像是要哭的時候。『海琪爾

嗎？……做什麼？她在裏面幫助她們安慰可憐的賈維特的姪女。你知道，你婆婆當人們生病或悲哀的時候是等於照應的，像那孩子一樣跑去坐在石階上等她出來吧。」這樣，辛弟離開了這婦人，跑去坐在黑暗中的大屋的石階上，那兒是死了的賈維特夫人的姪女住的。有些人坐在門廊上，但他們不久轉過矮門走進屋子裏去或走下街去。月亮投下了奇異的陰影，橫在辛弟坐着的潮濕的石階上，但雖然有月亮，那兒樹下還是黑暗，因為這古老的屋建築在街上背後。滿院子是楊樹和槭樹，辛弟能够聽見燈光從一個樓梯窗門裏反射到近處的枝幹的濕葉子上。他聽着一個女孩叫喊，同樣在那上面燈光也亮着，他知道海琪爾正在放一些冷布在她的頭上，或者正擦着她的手，或者把人們趕出了房間，慈和地給她說話，這樣她不久是會好些的。

所有的憐居，白種人和黃色種人，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便叫他的婆婆的。她是一位好看護，她們說，病人歡喜她的周到。她們叫她時，海琪爾常常到，并且，帶來也許是她自己做一些湯或是一些果子醬。有時她們給她錢，有時候她們沒有給她。但辛弟以前從沒有在黑暗中坐在門外等着她。他把他的小背脊靠近在頂層的石階下，把他的肘支在他後面的門廊上，這時天氣是逐漸晚了，街上的人們都走光了。

在那裏，黑暗中，這個小夥子開始想及他的媽媽，她是在市鎮的那一邊給一個有錢的白種人的太

太叫做黎斯夫人的做工。忽然恐怖的念頭湧入他的心中。也許正在暴風雨起來的時候她離開了屋子回家！差不多通常是在入黑前他的母親便回到家的——但他今晚不在那裏，當暴風雨到來的時候——她應當回家了的！這思想使他害怕。她應該在那邊！但許是當她走下大街上的時候被暴風雨吹捲去！許是安琪被那吹翻賈維特的屋和把他婆婆的門廊捲飛上天空的猛烈黑旋風刮了去，許是旋風捲了他的母親，辛弟這樣想。他要找她，她在那兒呢？她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嗎？現在她在那兒呢？

大點的眼淚開始滾下他的兩頰——但這小夥子忍住要湧出來淚，他決定不去哭，不讓他自己在此些白種人的屋的石階上哭。他在黑暗中止住哭泣像一個大孩子一樣。於是他擦乾了他的眼，把他的腳後跟抵在水門汀的牆上，在頂層的石階上躺下去，不久，他自己呼呼地入睡了。

『醒來，孩子！』有人搖着他。『你露宿在這樣濕的石階上是會病的，現在我們回家去。像你這樣大的一個人用不着我抱你了吧，要麼，孩子！』醒來，他的母親彎下腰去，從荒涼的石階上抱起他的拉長的小身體來。她抱着他，抵住她的柔軟的沉重的乳房，讓他的頭放在她的一個肩上，同時他的穿着泥濘的膠皮鞋的腳，垂下來觸着她的衣。

『你在那裏，媽媽？』這孩子困倦地問，用他的手臂緊緊圍着她的頸，『我曾經等着你呢。』

『啊，我已經到家裏好久。我愁着你和媽媽死了，後來才聽到葛特夫人告訴你們都來這裏看護病

人。在我看見暴風雨要來時，我躲在你的泰比姨母家裏。」

『我生怕你被風吹掉了，媽媽！』辛弟欲睡似地低聲說，『我們回去吧，媽媽，我高興你沒有被吹掉。』

在門廊上老婆婆海琪爾正在和那站在光亮的廳門邊的一個慘白的白種男子及兩個瘦的白種婦人談話。『剛剛阿尼小姐才睡，』她說着。『她現在一切都好，我早上回來看她……晚安，列位。』

這有色人種的老婦人接着她的女兒，她們動身回家，走過那滿是垃圾及反映着月光的泥窪的街道。

『你一定很累，孩子，』辛弟的媽媽對她抱着的小孩說，但他沒有回答。

『我很歡喜你回到我這裏來，安琪，』海琪爾說。『我掛心你的妹妹離開鄉村俱樂部是不是很不平安……我是那樣愁着，我不曉得怎麼辦——想你就會陷在這種驚悸中，因為這實在是可怕的事！』

『我在泰比家裏，』安琪回答，『我幾乎發狂，然而我祇有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手內。』他們沉靜地繼續走，一會；然後猶豫地向着她的母親。『今天沒有我的信嗎，媽媽？』

『沒有！』這老婦人簡單地答。『郵差走過去了。』

他們走着，又靜默了好幾分鐘，然後說，『他走了三個禮拜，沒有寫過一封信，』年青的婦人訴着苦，把小孩移到他的右臂上。『詹保似乎總應該讓一個人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的，媽，不是嗎？』

『吓！這算什麼事，以前他去了也沒有來過信，他不是麼？現在你正在愁着你那無用的丈夫的一封信，——你就不顧到我的房子沒有門廊！……你沒有看到今晚魔鬼在這地球上做了什麼嗎，孩子？……第一件事你就是問我關於郵差！……主吓，主吓！……你和那個詹保！』

海琦爾舉起她的粗笨的身體跨過倒了的樹上，走過泥水窪，然而在喘息中發着她的憤懣。這樣安琪不再說關於她的丈夫的信了。代替的是他們回到了旋風的話題。『我應當謝謝！媽，旋風沒有吹倒全屋，你也沒有隨屋吹去，這就好了！我真愁啊！……但在回來時，你們走了！……出外了，——看護那白種婦人……這是多麼不幸，關於可憐的賈維特夫人，然而，還有老年的賈維特，不是麼。』

『是，實在的！』海琦爾老婆婆說，『這太不幸，他們確是良善的老白種人，她的結了婚的侄女對這事情，極其痛苦，可憐的小孩。我差不多在那裏兩點鐘，她的丈夫和我，努力勸解她不要傷心。她抖顫着和一隻毫無希望的羔羊一樣，』他們正走入院子。『當心孩子，安琪，你不要踏著那些木板或者樹枝，不要給它絆倒。』

『放我下來，我醒了。』辛弟說。

這幢舊屋，沒有門廊，看起來很奇怪。在月亮下他能看到那許多把門廊釘在牆面板上的長釘。他的祖母慢慢地跨過門限，他母親，在海琪爾點起廳內桌上的大油燈時，把他放到平坦的地板上。然後他們走回臥房，在那裏這小孩脫下他的衣服，吟着禱告，過後他爬進他和安琪睡的羽毛被頭裏，海琪爾老婆婆走到第二個房間，但是有好久她在門口走來走去，對她的女兒講着那暴風雨。

『我們剛剛動身去葛特夫人的地窖內，我和辛弟，』她重複說。『但是上帝照應我們，他使我們轉身！感謝天父！我們不會受傷，我們沒有一個——除掉我不知到我的黑麗德，在俱樂部會怎樣。不過你一切都很好。你說泰比也一切都好。我祈求黑麗德在離開她那工作着的地方，沒有受到損傷。也許暴風雨沒有經過那條路。』

然後她們又談到那安琪工作的地方的白種人；關於泰比姊姊的幸運。然後辛弟聽到他婆婆爬上了床，彈簧在她身下響着後，不久她已開始在打鼾了，安琪門上她們兩個房子中間的門，慢慢地脫去她的濕鞋子。

『辛弟，』她聲地說。『自從你爸爸去後，我們尚沒有得過他一個字，我知道他像這樣跑開去是不會寫信的，然而我是十分發愁。我希望旋風不要經過任何近他所在的地方，也希望沒有一點傷害